

專訪小思談香港文學的特質 □ 葉翠華

專訪小思 談香港文學的特質

葉翠華

北京大學文學碩士、專欄作家



小思自認香港文學研究的「造磚者」。

引言：

6月10日上午，我約了小思（盧瑋鑾教授）在中大圖書館的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見面，我們從研究中心的資料檔案、書籍，談到她整理古舊香港文學資料的源起，以及箇中有趣的小發現，關於這部分，我在6月16日的《成報》寫了一篇文章，縷述她三十年前從「無知」到「有智」逐漸意識到要蒐集香港文學史料的故事。

在兩句鐘的訪談中，我們還談到她這三十年搜尋資料的過程中，發現了香港文學的一些特質；又憶述了她跟一些著名作家交往的瑣事，還談到了當年內地學者蜂擁地撰寫「香港文學史」對她的衝擊……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三十年來埋在香港文學這個浩瀚的資料堆中，小思形容，有一種「通電」的感覺。「在翻閱材料時，忽然間去到某一點，我會覺得直情跟那個作家當時在香港的活動及生命接軌，有一股強烈的感覺，彷彿，他就在我身邊一樣。」這些年來一直為香港文學做資料搜尋，包括找老作家訪問做口述歷史的記錄，小思跟作家們的接軌，又豈止是「彷彿」那末虛幻呢？她確確實實接觸過的作家學者倒不少，包括：侶倫、施蠶存、端木蕻良、徐遲、謝晨光、平可等等，這一刻，小思跟歷史接軌了，她深深地陷入了回憶當中，悠悠地訴說著跟他們交往的瑣事。

鏗而不捨 追訪謝晨光

「侶倫先生一直都很低調，有次我在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搞了個關於他的研討會，我邀請他出席，他為支持我就一口應承，其實他為此而顯得十分緊張。現在回想，我當日是做錯了，他這麼緊張，我是不應讓他出席的……結果在開會前一晚，他就因心臟病發而去世。」

小思說，侶倫一直對她十分支持，在學術上也常常鼓勵她、啟發她。對他的離世，她一直感到十分疚歉。

提到香港文學，當然少不了戴望舒，這也是小思的研究對象之一，為此，她在中國開放改革初期，率先到京滬訪尋作家，為香港文學積累點點滴滴的資料片段，為了解清戴望舒在港時曾使用過的筆名，她特別訪問了施蠶存。「施先生跟戴望舒先生都來過香港，兩人份屬老友，他給我細數了戴望舒的筆名，足足有幾十個，我全部都做了記錄。施先生說，有些筆名是他跟戴望舒共用的，點解呢？原來戴望舒當時擔任編輯，他為了讓多些人投稿領稿費，當然不能老用一個筆名。」拿稿費幹啥？原來，戴望舒藉此為朋友解決生計問題……

說起辨識筆名，小思笑言，以端木蕻良最妙，他在香港也逗留過一段頗長的日子，也是小思的研究對象之一。「他也用上很多筆名，當時，我邊睇報紙邊做記錄，凡係端木蕻良，或知道跟他

專訪小思談香港文學的特質 □ 葉翠華

有關的，我都寫下來寄給他看。有一晚，他太太打長途電話給我，說他睇睇下電視突然記起當日在香港用過的一個筆名，著我快幫他找找……我心中當堂打個突，當時並無電腦，要找就得從頭把報紙再看一遍……這些經歷可謂既開心又痛苦了。」

至於跟香港作家的交往，小思覺得，較特別的是謝晨光。「他是二十年代在香港最早期的一批老作家，我很辛苦才找到他，當時他已經移民，忽然有一日，他在報章上寫了一篇悼念他太太的文章，我立即抓緊機會跟他聯絡上，但他並不理睬我，好像對我存有戒心似的，我惟有日日寫信、日日打電話，求他見我，後來終於打動了他。我們見過幾次面後，他就願意同我傾偈，逐漸講起他舊時的創作，又隱約談及他為何不喜歡留在香港的種種因由。」鏗而不捨，正是小思多年來抱持的人生態度，她絕不是一個輕易放棄的人，很多人都認為，她是最有資格撰寫「香港文學史」的人，但她卻表明，自己是不會動筆

的。現在，坊間所見的「香港文學史」，卻全都是內地出版，由內地學者弄出來的，這真箇能道出香港本土文學的特色嗎？

香港文學 總結三特質

「當時，我確係好黷，並不是因為人家搶了我的工作，而是他們的研究態度和方向不正確。但這也難怪，因為這課題熱門，他們又要做一些東西出來，惟有找到甚麼就搞甚麼，但這並不是正確的呈現方法，亦不是真正的研究，他們一印成書，危險性就好大，這樣以訛傳訛，日後想改就難，所以我當時十分憎，對他們的批評毫不留情。」九七年前後掀起的「香港熱」，內地學者一窩蜂地搞「香港文學史」，接二連三地出個不亦樂乎，但裡面的資料往往左拼右貼、錯漏百出，當時在香港也掀起了很大的迴響，小思認為，他們的做法欠妥當。

「現在熱潮過去了，依舊有好多人引用那些錯誤的資料，也因此給我一個很大的刺激，堅持要將資料公開，並要

進行電子化，讓所有人都可以看到、找到，或許我也會有錯，但不打緊，讓大家都以資料做判斷吧！」兩年前，小思將自己三十年來剪存、蒐集的報刊資料及書籍，一併捐贈中大圖書館，該館花了一年時間，將檔案資料掃描整理，上載互聯網，6月17日已正式開通，有志研究香港文學者，可透過電腦翻閱有關資料。

三十年來蒐集得來的檔案資料，按作者分類放滿了一列數十個大抽屜，小思孜孜不倦地沉醉在這個搜尋的過程中，她表示，透過這些資料，她業已打通香港文學的脈絡和方向。我問她，當中可有發現香港文學擁有哪些特質呢？

她點點頭說：「好多人會問，究竟有無香港文學？這肯定是有的。但是，當中有三個問題是頗值得我們深究的。第一，究竟茅盾、蕭紅來香港寫過的東西，算不算是香港文學呢？這是一個極富討論性的課題。其次，每次南來的作家、文人，都為香港本土文壇帶來一定影響，像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作家受匡，

他人在廣州，閒時就來香港，還在港搞了一間出版社，其作品內容又涉及香港的事，那末，他的作品該屬於哪裡的呢？」

小思指出，她由此總結出一個特質：香港是不能跟中國大陸的步伐割切開來的。事實上，中港兩地在每個年代都有不同的交流，近如六十、七十年代，香港不少文化編輯都是來自內地的，兩地的聯繫就由此無形地代代環扣。「你喜歡與否是另一回事，這正正顯示了兩地濃厚的血緣關係。當然，有人會話六十年代中葉曾出現本地化現象，對，香港文學當然有本地化，特別是現在年輕一代的人，踏入九十年代以後，是好顯明的，如黃碧雲等，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成長過程，促成其本地化現象是十分自然的事。」

至於，香港文學的第三個特點呢？「香港寫作人的流動性很大，他們即使離港了，像蓬草、綠騎士等，到法國仍繼續從事寫作，而綠騎士的作品全部都在香港出版，我們又該把這些作品算是哪

專訪小思談香港文學的特質 □ 葉翠華

裡的呢？這種種有待討論的問題，其實也影響我為甚麼不寫香港文學史。」

認清位置 為研究打樁

即如我在前面所說，九七前後，內地一下子就推出了好幾本的香港文學史，作者或編者全部都是內地學者。香港藝術發展局在兩年前，曾發起過要整理一套香港文學史的活動，當時的討論亦十分熱烈，但兩年過去了，一切又好像湮沒無聞了。我問小思，香港本土有可能建構出這項屬於自己歷史的工程麼？

「這個問題嘛，我真的不敢回答你。因為很多人都認為，香港文學史最應該由我來寫，很早以前，侶倫先生及劉以鬯先生也鼓勵過我，但無論如何，我是不會動筆寫的，因為我清楚自己的優點和缺點。要將各個文學細目拼貼出一個全貌，一定要具備廣闊的視野和史識，能抱著一個超然的態度以大歷史觀去俯瞰全局，在這個課題上，我是有所欠缺的。」小思自認是那種細眉細眼的

人，應付細碎的工作就最在行，她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在六月號的《香港文學》，她發表了一篇《造磚者言》，認為自己最適宜當一個造磚者，其他的發掘、建設工作就留待其他人做好了。事實上，她這位造磚者業已為香港文學研究打下了一層穩固的基石，那種無私的精神，以及對香港文學那股戀戀不捨的情懷，著實教人好生感動。雖然小思表明自己不會撰寫香港文學史，但她相信，再過一些日子，待材料積存得比較豐富的時候，一定會有人完成這項工程，「但我比較傾向各有各寫，譬如專研究詩的，就寫詩那部分，小說、散文、俗文學部分也是一樣，當各個細目有了雛型以後，就能拼貼出一個比較整全的面貌了。」